



文選正文

山子黥

士

~ 16
2684
12



門 16
卷 2684
卷 12

文選正文卷之十一

史論類

公孫弘傳贊

班固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克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響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

昭
九
三
末

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
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
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
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亦講論六藝
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
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克國魏相
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
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
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于寶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
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桀皇粟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
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
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
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
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晉紀總論

于寶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
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
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
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
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

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鐘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爲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湖來

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城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旣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闕伯實沈之郤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

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一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

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甞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胃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

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源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粟卽有邠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邠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糗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太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能顯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維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

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
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
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乎之十六王而武始居
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
恤隱民事如此之綿纏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
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
於三代益有爲以爲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
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
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
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
代者也又加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

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
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
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且三公以蕭
杅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
皆謂之俗更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
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強黜以爲灰塵而
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
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千
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
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
無讓賢之舉子真者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

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繡織紉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

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羈於疆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旣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而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按愍帝蓋秦王子得位於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上諱業故收

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監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曄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窮窶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詖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簪，及周室東

遷禮序凋歇，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亂，豕鬪遺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斷雕爲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克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

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貶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潛蠹。自古雖主幼時難。王家多釁。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帝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纒縲紲於圜犴之下。湮滅連踵。

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畧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范曄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

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繼。信越終見菹醢。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卽以事

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策。係之篇末。以志功臣。次云爾。

宦者傳論

范曄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

內者五人。月令仲冬。闔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

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負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閭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

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言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網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劔。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其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棋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物珍藏。嬖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克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薰子。以自銜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鈞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

逸民傳論

范曄

易稱遜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頹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

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
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經經。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罽
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
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
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携持而去之者。
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遠
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貴相望於
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
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則天下歸心者乎。
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
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

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約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合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夫
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
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
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旣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
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
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
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燕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
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
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

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辭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適麗之辭無間焉。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

五色相宣，八音協暢，山平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外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上茂製，風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曾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恩倖傳論

沈約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屠

鈞甲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爲周師，傳說去爲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敷幽人，唯才是與，逮于漢，茲道未華。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鑿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爲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爲一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固陋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

衣冠，莫非一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川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堵闔之任，宜有司存。旣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秦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世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輳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瘡痍，構於牀第之曲，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彘，來悉方臚，素縑丹珀，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石未或

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懼憚宗戚欲使幼主
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民
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矣
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史述贊類

述高紀第一

班固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寔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于
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粵蹈秦郊嬰來
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
我巴漢西土它心戰士憤怨乘襲而運席卷秦割據河山
保此懷民股肱肅曹社稷是經瓜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

罰赫赫明明

述成紀第一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珪如璋闔闐恣趙朝政在
王炎炎燎火光允不陽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
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締自同閉鎮我北疆德薄位尊非祚
惟殃吳克忠信胤嗣乃長

後漢書光武紀贊

范曄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駭迴三精霧塞民厭淫詐神
思反德世祖誕命靈貺自甄沈機先物深畧緯文壽邑百萬

貔虎爲羣長轂雷野高旗彗雲英威旣振新都自焚度劉庸
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
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旣啓人謀咸贊明明廟謀赳赳雄斷於
赫有命系我隆漢

論類

過秦論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
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
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關諸侯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旣沒惠文武昭蒙故業
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

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
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
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
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
之上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
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
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
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
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
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

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

子。昨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不鉅於鉤戟長鎗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

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恠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

者。有悖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而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子直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竝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

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
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卽志
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
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
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
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
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
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
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
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
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

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
湯太公釣於渭水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
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
本仁祖誼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
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
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旣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
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
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
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
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
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

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
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者老恤孤獨薄賦
歛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
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
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
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
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曰王
國克生惟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四子講德論 并序

王褒

褒既爲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名曰
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

有道貧且賤焉耻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
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
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蠱
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
僕雖嚙頰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
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
乎公卿文學曰何爲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
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覲卒遇而以爲親者
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
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逢而相知者千
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

公輸不能以斷但懸曼增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
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
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
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
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緩
舒釋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
也於是以上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旣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
曰俚人不識寡見歎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
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宜
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
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

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
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
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心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
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
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
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砥礪凡人
視之佚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鍊藏於鑛璞庸人
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况乎聖德巍巍蕩蕩黎
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美德深乎洋洋罔
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
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

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撫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肯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夫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厖眉耆考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

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窳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爲多鮪鱓竝逃九戩不以爲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耻周而速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緝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窒計沮議何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

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也。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蟬蛸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寧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咎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

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刳踐有種。蠡泄庸。剋滅彊吳。雪會稽之耻。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

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俸，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疎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閔耄老之逢辜，隣綾絰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匪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餘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蒞，莫不肌粟懼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怔忡，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

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爲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四海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旣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合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旣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性驕蹇，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

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牟走箭飛鏃逐水隨音都無
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未耜則弓
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獲刈則顛倒殪
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
驚邊柝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隆威威靈
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
之所接編結沮顏焦齒臬瞞翦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
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腋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
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懣舒音而詠至德鄙
人駢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剋殫焉于是二客醉于仁義
飽于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
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
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
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
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
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
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
功德不紀而得偃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
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此天下於
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

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闡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梲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

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漢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士之情。

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爲一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竝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

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
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女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
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琉璃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
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
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
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爲賢夫文本同而
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
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
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
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
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

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
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
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
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平時之過已而人
多不强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管目前之
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
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六代論

曹罔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
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
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

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竝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寢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冒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

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權，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

細其義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

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下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疆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

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

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竝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藪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畧耻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余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

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
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代
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
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
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榦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
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
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
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
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陰根條
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
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

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
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
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猶士
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
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
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

韋曜

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
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
建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
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

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碁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秤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

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肝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包。文武並奮。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

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碁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貿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養生論

嵇康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麤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

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

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瞋。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

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葢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眾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

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吠澹，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

運命論

李康

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恕可與美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

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畧之說，以游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各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與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

如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驅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郊，鄒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偽，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聞闔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讐

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貊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勞動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

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近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耻之。

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遽條戚
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
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
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
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
冒其貨賄。淫其聲色。眈眈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
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鑄鏹。
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
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
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逢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
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

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
爲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閒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
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
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
爲名乎。則善惡書於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
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游
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
之稼如雲矣。椎紵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
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
也。爲物甚衆。爲已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
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

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
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
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耻得之而弗能治也
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
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
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機
璇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
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辯亡論上

陸機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

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
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
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颺起之師跨
邑哮囁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
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
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旣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
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
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
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
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
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

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
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
襲於逸軌睿心因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
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放於丘
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鶩異
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
疇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
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宜其力風雅則諸葛
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
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
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

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譖舉不失策
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
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
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
濟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
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
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
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
摧銳蓬龍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一邦之將喪氣挫鋒勢削財
匱而吳莞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
時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浹東包百越之地南括

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鍛。望颺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珠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軻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泣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審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下。奉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旣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實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

明睿逢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向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

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業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靡脩雖釀化懿網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

文選正效 卷之十一
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彊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二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蹤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

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日。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又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

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眾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五等諸侯論

陸機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

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爲已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絲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疆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安。蓋二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

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未折。侵弱之釁。造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且日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愆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

與共害。雖速亡。越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聞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闕。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益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

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
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
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疆臣
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
衰，難與王室放命者七臣。于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
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闔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
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
鄭。豈若一漢階闈，蹙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
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
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
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

扼腕終委寇讐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
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
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民望未改
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
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
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
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洽哉！故先
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則
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上有以之廢矣。
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已思治，郡縣之長爲利圖物。何以
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

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
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
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已士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
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
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
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
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辨命論 并序

劉峻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
赤暉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
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

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
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養養而居大位
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閔紛
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鵬冠甕牖必以
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讒譏謹咋異端斯起蕭
逮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女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
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
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
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
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
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

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
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
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
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薨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
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
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
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
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
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璉。並一時秀士也。瓛
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璉則志烈秋霜。
心貞琨玉。必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

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
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
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
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皂隸。
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
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斯之謂矣。然命
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
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
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
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
者。觀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

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
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
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賦理哆嚙頰頰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
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同知三者
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一五而未識於十其蔽
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
刑歷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
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
微升帝道則未逢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
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
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

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
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
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
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
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
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耻豈崔馬之流乎
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
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
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
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
器鳥鷲不接翼是使渾敦檣杌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

耕耘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鳩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昏。乘間電發。遂覆灑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物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絀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弒逆之禍。而商臣

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獮。未甚東陵之酷。暴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鷄

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
水紕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
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
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
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
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
未足憂其慮不充訕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
不遇之文乎。

廣絕交論

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
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網緼相

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
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協膠漆志婉
變於墳篋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
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
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
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彘敘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
鷹鷂媿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所然而笑曰
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逢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
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汗隆日月聯璧贊壘
壘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棗萃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
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

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颺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寵釣。董石權壓。梁寶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喻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埜影。星奔籍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日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

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峇鱗萃分。鴈鶩之稻梁。露玉笋之餘瀝。術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日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顛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道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駟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日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喟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承監。刎頸起於苦蓋。

是以五員濯溉於宰詔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縵所以揣其輕重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續微剽撤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砥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翟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闔闔林圃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未亡或古約而

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讐訟所聚二釁也各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積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結銀黃夙昭民譽遭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日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駟擊鞞坐客恒滿蹈其闔闔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閭閻謂登龍門

文選正文卷之十一
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
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
左之微烈。及騏日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窄漬酒之彥。
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
南。寄命嶂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
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峻巖。至於此太行孟
門。豈云漸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
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嗷嗷然絕其霧濁。誠耻之也。
誠畏之也。

文選正文卷之十一

